

有个穿jk制服的女朋友是一种什么体验？

我喜欢上一个酒吧气氛组穿 JK 的女孩。

当晚点了 144 瓶香槟，摆成一座山。

可香槟这东西，除了开瓶听声响，根本不是人喝的。

我让他们把酒全倒进一人高的垃圾桶里，进去泡澡。

做这些不是为了炫富，而是为了她。

半年前，我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

为了入睡，每天去不同的地方喝酒。

来到这家酒吧时，场子刚热起来。舞池中走进一群 JK 制服 dancer。

领舞的那个女孩，身材高挑，百褶裙下一双长腿白得发光。

她的眉眼和一个人有几分相似。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也穿着同样的 JK 制服。

王哲在一旁戳我的胳膊，见我发愣，他坏笑着喊营销经理过来，吩咐了几句。

两首歌跳完，领舞女孩径直朝我们的卡座走来。我闻到一股柑橘的清香，她坐下：「你好，我叫 Eva。」

她有两个浅浅的梨窝，这也和那个人一模一样。我敷衍了几句，看着她的脸发呆。

屁股还没坐热，经理走过来，在她耳边说了几句。

旁边卡座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挑衅地望着我，他像个浑身挂满 logo 的人形立牌，阿玛尼衬衫塞进 Zenga 西裤，脚上踩双 Gucci 皮鞋，几个毛头小子跟在后边起哄。

这是要让 Eva 过去。

经理说：「送您半打百威？」

Eva 有些为难，我抓住她的手腕：「差你的百威？」

土老板落座，音响传来男声：「K9 刘总为 Eva 开香槟一打。」

刘总大摇大摆走过来，腰间的烫金爱马仕皮带晃得我眼睛疼。

他一把抓住 Eva 的胳膊：「过来吧，宝贝，我给你买爱马仕。」

「爱马仕和 LV 是不一样的。」——我忽然想起前女友的话，她用这个理由甩了我。

我斜视刘总一眼，对经理说：「两打。」

刘总气笑了，走回自己的卡座。

一分钟后，他开三打。

Eva 拽住我的胳膊：「别开了，没必要。」

我惊讶了，混夜场的女人，难道会嫌提成太多？

刘总那头又开始起哄，我捏着信用卡，热血冲头。

我大声说：「十打。」

廉价香槟也得 6880 元一打，刘总沉默了，酒吧中所有目光都看向这边。

一队比基尼兔女郎推着酒架走过来，噼里啪啦放了顿烟火。

144 瓶香槟摆成一座山。

我问：「有盆吗？」

经理：「什么盆？」

「什么盆都行。」我一拍脑袋，「门口不是有垃圾桶吗？超大的那种。」

一人高的垃圾桶推进来以后，我让服务员拧开 144 瓶香槟倒进去，对王哲说：「进去。」

王哲跳进垃圾桶。我看向刘总，他端着香槟杯。

我说：「这你妈是人喝的东西？真有人喝得进去啊！今天我高兴，再请全场喝一轮，每桌开一瓶黑桃 A！咱们喝点人喝的！」

掌声，喝彩声，口哨声，同时响起。

DJ 也来事儿：「K9 的吴总送全场一轮黑桃 A，见者有份！今夜属于吴总，大家一起躁起来。」

我摆手，又朝隔壁扫一眼：「装你妈阔，村炮。」

刘总摔碎酒杯，一个穿花衬衫的小伙子朝我们走过来，勾勾手指，示意我站起来说话。

我还没说话，王哲率先站起。啪的一声，小伙一巴掌扇在王哲脸上，这货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玩意，一下就哑火了。

好家伙，这是要演全武行啊。

对方人多，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在墙上碎开酒瓶，尖端对准大叔的光头：「操，我看谁他妈敢动？」

保安把两边拉开后，Eva 两头各陪一轮酒。

她喝到不成人形，醉眼蒙眬地望着我，端起酒杯一个劲往嘴里倒。

没多久，Eva 就站不稳了，她抚摸着小腹，表情看起来十分痛苦。

我把 Eva 扛上我的奥迪 A7，让代驾去医院。

去得还算及时，她胃出血了。

我交完医药费回到病房，她睡得四仰八叉，裙子堆到了腰上。

我替她拉上被子，她的睫毛微微颤抖着，像是在做一场噩梦。

我想走，又想起了医生的话。

医生说 Eva 患有溃烂性胃炎，病情有恶化的风险，我得陪着，随时留心她的状态。

我叹口气，把外套挂在衣帽架上。枕在床沿上，我尝试入睡。

不到一分钟，熟悉的心悸又出现了，就像被人捏住心脏一样。

看来酒还没喝够，我摇摇头。

掏出手机，上面显示着一排网贷和信用卡催缴信息。

最后一排是今晚的账单，十二万。

公司破产后，我借空了所有能借到的钱，用酒精麻痹自己。这是最后一张信用卡了，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能过多久。

第二天早上，一个全身潮牌的女生冲进病房。她看看 Eva，又看看我，表情有些奇怪。

我：「你是？」

「我是她朋友。她又喝多了吧？真是不好意思。她总是这样。」

「那就交给你喽。」我抓起外套。Eva 还在睡着，表情不再痛苦，病情似乎好转了一些。

「明明家里有金山银山，干吗非要去酒吧干那种活啊？」

「金山银山？」我熬了一夜，脑子转不过来。

像是说错了话似的，女人不再接茬，换了个话题，「等等，你是……」

我摆摆手，离开病房。

刚回到公司，王哲发来信息：「哥，满分了没？」

「送医院了。」

「圣人。」

我走过一个个单间，曾经每个房间都坐满员工，如今只剩一地垃圾。

那时的喧闹就像是昨天的事，没想到我不仅没做好，还把公司做破产了。

没人知道，在酒吧挥金如土的我，连房子也被银行收走了。幸好公司的房租交到了今年年底，还能在办公室打个地铺。

晚上八点，我从抽屉中取出撑场面的劳力士鬼王。

王哲发信息问我今晚去哪里，我说还去那家，他说：「破天荒啊。」

我从不去同一个夜场，没有牵扯，才能喝完就回来睡觉。

到那场子过安检时，保安向我四十五度鞠躬。

看来昨晚的十二万花出了点效果，连保洁大妈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光。

Eva 没休假。跳完暖场舞，她在我身边坐下。

她今天的着装是成熟风，包臀裙，马尾辫也松开了。

她半倚入我怀里，吹得我耳根痒：「要我怎么感谢你？」

我脸颊竟然发烫：「下班吃夜宵？」

「好啊。」

这不是我第一次带走酒吧的 dancer，但我竟然期待起来。

在粥楼吃了顿宵夜，我开车把 Eva 带到河边的堤坝。这里没有路灯，周围停着几辆黑灯瞎火的车。一台 SUV 在离我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摇晃着。

我都花了十二万，总不能真的做圣人。

我悄悄调高空调温度，「你看起来很不开心。」

每个夜场女都有段伤心往事，让她们把这些事说出来，就水到渠成了。

或许不说也可以，但我想走点心。

「你有透视功能？」她挪动身子，胳膊架在扶手箱上，面对着我，「我也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什么？」

她舔舔嘴唇，又靠近我一些。

「你又没钱，手机上全是网贷公司的短信。花那么多钱灌醉我，结果把我送去打吊针了，图什么啊？」

原来被她看见了。

我举手投降：「我破产了。」

公司顺风顺水，最巅峰时，旗下主播的粉丝超过两千万。

我和自己一手捧起的女主播恋爱，甚至差点结婚。

我把所有的资金和合同都交给她保管，她却在背地里和另一家公会的老板眉来眼去。她带走了所有的主播，并不忘划走账上的现金。

连一台设备都没给我留下。

我被人卖了，还在替她数钱。

我都没办法起诉她，因为我把 51% 的股份给了她，当作彩礼。

「她走了，留给我一堆烂摊子。」说到这里，我反而笑了起来，「我就是个傻逼。」

Eva 忽然抱住我的脑袋。

靠在她柔软的胸脯上，我瞬间有些缺氧。

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抱着我。

这和我剧本完全不一样。

心无杂念地靠了会儿，抬起头时，我有些尴尬，「你家住哪？我送你。」

后视镜里那台 SUV 亮起车灯，已经得逞了。

她似笑非笑：「这就要回去了？」

不然呢？难道还要我哭出来？

我没好气地说：「反正你已经听完我的笑话了。」

她说：「那送我回山河庄吧。」

山河庄是富人区，只有别墅。月租都得过两万。一个酒吧 dancer 怎么会住在那种地方？我终于想起那个女人在医院说过的话——明明家里有金山银山，干吗非要去酒吧……

莫非这年头的富家女，都有些莫名其妙的怪癖？

「一个人住吗？」

「和朋友一起，就是那天来医院接我的人。」

我在别墅前停下。

好家伙，里面停着一辆鲜红的法拉利 488——不对，是 488 pista!

这台车限量，必须拥有三台法拉利的积分，而且里面得有两台 v12，才能得到购买资格。

我心情复杂地看她一眼，她说：「医院的事……谢谢你。」

看来她没有邀我进去的意思，再死缠烂打就下流了。

一路开回公司，河风吹在脸上，麻酥酥的。

我拍拍屁股下的奥迪。

是在下献丑了。

回到公司后，我发现玻璃门上被人泼了油漆。

一大早，我被敲门声吵醒。

门口蹲着几个债主，我敷衍他们太多次，只好摘下劳力士，丢给他们。

银行打来电话，因为短时间内透支太多，信用卡也被暂时封停。

信用卡冻了，我只能在公司躺尸。刚睡着，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引擎轰鸣声。

我跑到窗口一看，竟是那辆 488 pista。超跑停在露天停车场，一双惊人的长腿伸出车门，Eva 扶了扶墨镜，朝楼上看过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见 Eva，她在裙装外套了一件长风衣，下面踏着双细高跟，比晚上更加美丽。

她的目光和灰头土脸的我接上，我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来不及打扫了！

「你脸上脏了。」

我在她对面站着，办公室只有一张椅子，对面就是我的地铺。她朝我走过来，伸手在我脸上一抹，皱起眉：「哪来的油漆，已经干了。」

「为……为什么？」

她跷起二郎腿，那双长腿摇得我脑壳发晕。

她俏皮一笑：「我看到贵公司在招聘网站上发布的信息，来应聘女主播呀。」

「开着法拉利在酒吧上班，又跑我这玩来了？」

她：「别说那些没用的，你招人不招？」

「那都是老早发布的，你也看见这公司啥状态，我就差卖底裤了。」

她没理我，鼓捣起电脑来：「金浪文化主播签约协议……就是这个了。」

打印机吐出两份合同，我大喊：「你到底想干吗？」

「知道你那天得罪的刘总是谁吗？」她笑着说，「他是酒吧的股东，扫了他的面子，我也没法干下去了。事是你干的，你得管着我啊。」

我大脑都快宕机了，她念着合同：「合同为期五年，即日起生效……未经公司允许，不允许和其他公司以任何形式签约合作……」

「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公司就剩个门脸了，难道你指望我给你发工资？」

她拿起合同：「这上面不是写了吗，打赏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归我。」

「你到底是来干吗的？」我指向窗外，「开这种车，你还需要找工作？」

我真是服了，这是拿我寻开心呢？

她没理我，在落款处签下真名，甘露。

我一咬牙，签下了这位开法拉利的酒吧 dancer。

甘露立马开始工作，连设备都自己买好了。

死气沉沉的公司里出现了第二个人的声音，但我根本不期待。她只是三分钟热度，直播哪里有这么好做？

过了两天，她还是没有放弃的意思，我忍不住走到直播间门口，看看她到底在干吗。

甘露穿着一身 lolita 裙装，戴着金色二次元假发。也不知在哪鼓捣的行头，一天一个样。

画面上正在 PK，这一眼让我有些吃惊。我认识他，是个小有名气的 PK 主播，叫旋风陀螺，打法凶悍。

甘露说话奶声奶气，似乎也是为这套打扮做的人设。

旋风陀螺上来就劈头盖脸骂：「穿的什么奇装异服，你是何方妖孽？」

甘露嘟起嘴，下一句话让我大跌眼镜：「我是你爹。」

说完，她挂断连麦。

一瞬间，直播间的评论区爆炸了。

无数个「哈哈哈哈哈」滚动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观看人数达到了三千。

然后，甘露接通下一个主播。她的打法和上一把一样，只要对方出言不逊，她就以一句「我是你爹」结束 PK。

我眼前一亮。如果这种独特风格和极具辨识度的口头禅是她自己想出来的，那她绝对是个直播天才，一出道就悟到了互联网经济的核心规则。

如果让她一直做下去……或许真的可以成功。

甘露结束直播，走出房间。她摘下假发，向我挑挑眉。

那一天后，我开始联络手上的公会资源为她助力。

我逐渐发现，甘露不靠单一的美貌和软色情擦边球吸引男性观众，而是靠着极强的直播感染力和那一肚子不知哪来的墨水，和观众们打成一片。

短短两周就做到十万关注，我记忆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和她媲美。

但她从不告诉我她的过去，她像个谜降临在我的世界。或许真像她说的，她是老天爷派来拯救我的人。

我负责运营，甘露负责直播，竟然把这个号做起来了。

我们一边用收入还债，一边运营着账号，我的生活似乎又有了希望。

终于她接到大网红的 PK 申请，评论区瞬间刷新几百条评论。

接通 PK 后，画面中出现一张熟悉的脸。

我浑身颤抖。

对面的女人也有些惊讶：「金浪……真巧。这公司还没死呢？」

甘露感觉到我的不对劲，转头用唇语说：「是她？」

是她，秦妍，我的前女友。

才三个月，她已成为坐拥千万粉丝的头部主播。

不是冤家不聚首，我们又碰上了。

甘露回过头：「说什么没用的，打一把？」

秦妍笑得花枝招展：「行啊，惩罚是什么？」

「我输了，下楼把法拉利砸了。」

粉丝都知道她有辆法拉利，甘露这话一放出来，瞬间引爆了评论区。

几秒钟内，观看者又增加一万。

「玩这么大？」秦妍张大嘴，「我可没有法拉利砸。」

「我不要你砸什么车，你输了，就把你做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说出来，敢不敢玩？」

秦妍装傻：「我做什么了？」

「你如何离开金浪，公司又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你自己心知肚明，我要你说出来，给那个男人道歉。」

我睁大双眼，拍拍她的胳膊。她回头坚定地看我一眼。

「你是他的现任？」

「不关你事。」

这时候双方的直播间都挤爆了，「千万主播对赌法拉利」的消息在几分钟内传遍全网。

秦妍一脸喜色，毕竟流量就是钱。

她说：「行啊，你都砸法拉利了，我陪你玩。」

屏幕上出现两条红蓝进度条，最开始两方的进度势均力敌。秦妍跳起舞后，她的积分压过我们一头。

甘露果断扯下裙装，下面藏着紧身背心和热裤，我咽了口水。

不愧是「专业」出身，甘露的舞技比秦妍厉害太多了。

甘露扭动着曼妙的腰肢，卡住每一个节奏点。下面的礼物几乎快要滚动不过来了。

但秦妍的粉丝基数太大，始终压过我们。

这场 PK 以甘露的惨败结束，也是，世上哪有那么多奇迹？

「快砸呀！说好砸法拉利呢？」

「想滚刀吗？」

……评论不断滚动，甘露沉默。

她取下手机，冲出门外。我伸手去拽，没拉住。

我心里一咯噔。

当我赶到楼下时，看到了我毕生难忘的一幕。

甘露左手举着棒球棍，右手举着直播手机，狠狠砸在法拉利的前挡玻璃上。

玻璃裂开一道痕，她还嫌不够，跳上引擎盖，发疯似的砸着，一下又一下。

看见一只后视镜摔在地上，我的心也和它一起碎掉了。

我的大脑中出现一只计算器，一个面喷漆五千，钣金一万……后视镜两万……

这可是限量版法拉利，疯女人！

甘露把手机抛过来，我下意识接住。评论区的礼物一个接一个，不断有新的观众涌入。

这下，她可算是红了一把。

我冲过去，抱住甘露：「别砸了！」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眶发红，不断挣扎着。

我抚摸着她的背：「没事的，没事的……我们不砸了……」

这场闹剧结束后，甘露和秦妍约定下周第二次 PK。

下一次，甘露的赌注是五分钟自由惩罚，无论秦妍让她做什么，她都会做。

两个疯子。

刚离开停车场，那只好不容易被我粘上去的后视镜忽然落下，被车轮碾碎。

不是我非要开破车出门，但我的车拿去抵债了，只能开着甘露这台破破烂烂的 pista 出门。

我扶住额头，一阵肉疼，甘露却满脸无所谓。我踩下油门，v8 发动机咆哮起来，车尾在原地打个滑，冲上马路。

还好甘露只是砸坏了外观，这台机器的动力依旧凶猛。我感受着它澎湃的动力，试探着油门的力度，越开越快。

一路上，我们收获无数惊奇的目光。

毕竟你很容易在街上看到一台法拉利，破破烂烂的法拉利却不常见。

我们在美食街的路边摊停下，小伙端来烤串和啤酒，目光一直停在旁边的法拉利上，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我给甘露倒酒，说出我一直以来的疑问：「你为什么要帮我？」

老板端来一盘烤腰子，她小口咬着，囫圇不清说：「你太惨了，我是老天爷派来帮你的人。」

我干了一杯：「不开玩笑。」

我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她……我抓起手机：「你的微信名字叫『太阳』，为什么？」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写到的，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获得。我羡慕那样的人。」

一个酒吧 dancer 出身的女人，正在跟我聊哲学。

「你到底是谁？」我说。

「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UCL。」她说，「我的本科学历。」

这名字有些熟悉，我想起不久前看的花边新闻，「难道你和王校长是同学？」

「算是吧，不是一届的，没见过人。」

我忽然觉得，她的心里蒙着一层雾气，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酒吧舞女，女主播，法拉利车主，UCL 高才生……她到底有多少重身份？

她喝到两颊微红，媚眼如丝地看着我：「我也不明白。我把自己灌醉，你把我送去医院。你的脑子里又在想什么呢？」

原来她是故意把自己灌醉的，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我想起甘露砸车时的样子，我总是从她身上看见一种自我毁灭的欲望，或许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说：「我不做乘人之危的事。」

「我在酒吧干了很久，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男人，太奇怪了。难道……你不行？」

我站起来：「你别激我啊！」

「怕你不敢呢。」她挑逗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非要和秦妍过不去？」我举起杯，绕开话题，「秦妍很强的，你不一定能赢。」

甘露忽然收起笑容：「你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吧，现在也是。」

她是怎么知道的？我犹豫着点头。

她说：「不是我……你得过这一关。」

我沉默了，我没办法告诉她真正的原因。

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想起秦妍。她们太像，不仅是长相。公司初创时，我和秦妍也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在一起拼命奋斗，无话不谈。那时我从没想过她会背叛我，这对我来说和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荒谬。

但小行星还是撞上了地球。

我害怕被人背叛，我总是梦见秦妍那张冷漠的脸，梦里她一次次对我说：「爱马仕和 LV 不一样。」

送甘露回家后，躺在地板上，我一夜无眠。

PK 的日子到了。

我走进直播间，桌上摆着一堆化妆品，甘露足足化了两个小时妆。

甘露今天的妆看起来不着痕迹，像是个邻家女孩。但我发誓，这是我见过她最美的一次。

我直愣愣看着她，她扑哧一笑：「没见过美女吗？」

上次 PK 后，我们成了全网的话题，双方都涨了一两百万粉，大家都想看看砸法拉利的女主播是什么样子，而秦妍又到底做过些什么。进入直播间后，观众沸腾了。

两边各放了几句狠话，PK 开始。

秦妍不是好惹的角色，这次她多了不少金主，即使甘露很卖力，我们的分数始终落后。

甘露脸上的焦急，肉眼可见。

直播的时间来到最后三十秒，变故发生了。

一个叫「王生」的人突然闯入直播间，连续刷了一百发「1 号火箭」。

1 号火箭是最贵的礼物，一万块一个。

我在直播间没见过王生，他是哪来的大哥？我打开个人页面，他的头像是全身照，三十几岁的男人，瘦高个，表情阴鸷。

我大笑着，看来这把赢定了。

我太开心，没有注意到甘露的不对劲。

她双手放在膝盖上，微微颤抖。

我们赢了。秦妍低下头，甘露深吸一口气：「愿赌服输，说吧。」

秦妍沉默。甘露说：「好，那我来问你。」

「捧红你的人是不是金浪的老板？」

评论区的几个老粉已经开始科普秦妍和金浪的故事。我跳到秦妍的直播间，刷屏的人越来越多，房管正在控评。

「他捧红你之后，你是不是带着所有主播叛逃，还用公司的名义欠下一大笔债务？」

这个问题再度引爆评论区，我打开一条评论：「吃光了就跑，真是狠人，666。」

甘露不让对方喘息，抛出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和对方公会的大老板有一腿？」

这下就算房管也控不住了。

百万观众沸腾，铺天盖地的评论在直播间飞舞。

一位助理走到秦妍身边，在她耳边说了几句。秦妍支支吾吾地解释，观众却不买账，一个劲地骂。

秦妍嘴硬：「赢是你们赢了，为什么给我泼这些脏水？」

这时候，秦妍的榜一说话了：「干了就认。」

紧接着，榜二和榜三……所有的老板都说话了。他们互相印证着秦妍的黑料，一点点拼凑事实。

金主反水，这下秦妍慌了。她大喊：「我根本不认识吴笛，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甘露笑了：「从头到尾，我都没说过吴笛这个名字。看来你和他很熟？」

「我……我确实在金浪干过，但你说的有些事都是假的。」

甘露向我伸手，点点头。

是时候抛出底牌了，我掏出钱包，取出夹层中的照片。

我和秦妍差一点就领证了，这是我们拍的结婚照。

甘露拿出照片之后，秦妍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了。

眼看金主们一个个退出直播间，她啜泣起来。

这时观众已经超过两百万，我仿佛已经看到明天营销号头条的标题——「惊！千万女主播不为人知的黑暗往事」。

甘露说：「还没结束呢，你还差那个人一句道歉。」

秦妍没说话，下了直播。

我从刚才开始握紧的拳头，终于松开。

屏幕上，榜一王生退出直播间。

当时的我陷入狂喜，没有注意到王生的最后一条评论。他说：
「好自为之。」

直播结束后，我抱住甘露，跳着，笑着。

她像个木偶，任我抱着，一动不动。

「这次是庆功宴。」我给甘露倒酒，「你是最大的功臣。」

深夜的美食街看不见几个行人，甘露左顾右盼，像是在害怕着什么。

我看得出她有心事，刚打算问，桌上的手机忽然震动，甘露浑身一颤。

我抢过她的手机，上面显示着一条陌生号码的来信：「你以为你躲得了吗？好好的，乖乖等着我来接你。」

是发错的信息吗？我把手机还给甘露，她看完却连手机都抓不稳了。

到了这时候，就算我再迟钝，也发现事情不对劲了。我放下筷子：「他是谁？」

她沉默了一阵，「吴笛，我结过婚。」

那台法拉利挂的是省会车牌，我早该想到的。

发短信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王楚秦。

甘露的父亲是邻省的建筑材料老板。她从小在金丝笼里长大，乖巧听话，学习成绩优秀，考上了伦敦大学的哲学系。

大学毕业后，父亲安排甘露和王楚秦认识。

王家是地产巨头，净值百亿，甘家全靠王家的订单生存，一场赤裸裸的商业联姻开始了。

甘露对王楚秦谈不上好感，但一向听话的她不敢违背父亲的命令。

王楚秦斯文儒雅，有着良好的家教。婚姻刚开始的时候，表现还算正常。

但日子一久，问题出现了。因为从小父母离异，王楚秦的心理有严重的问题。他没有安全感，只要甘露一出门，他就坐立难安，甚至狂躁。

一次同学聚会，她和高中的初恋男友单独聊了几句。

回家后，王楚秦大发脾气。原来他在甘露的身边安插了不少眼线，甘露的一举一动全逃不过他的眼睛。

第二天，初恋删了她的微信，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件事后，他经常喝醉回家，都会毫无理由地殴打甘露。

每次酒醒，他又像是变了个人，发疯似的道歉。

甘露说：「我受不了了，跑回家里。可我爸天天逼着我回去，他只在乎他的财路，根本不把我当个人看。我想要离婚，却连个律师都找不到。王楚秦把我当作一件物品，为了捆住我，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她猛灌下一杯酒：「真的，他是个疯子，有钱的疯子。」

我有些窒息，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后来呢？」

她两手绞缠，低声说：「我跑了。但我没地方可以去，夜场不要求用真名，也不好查，我就躲在夜场里。我怕他再找到我，每隔几个月都会换一座城市。」

「你室友知道这些吗？」

「她是我的闺蜜，替我保密。」她说，「但我没想过会遇到你，阴差阳错成了个主播。他找到我了，榜一的王生是他，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些礼物是他的警告。」

他刷了一百万，只是为了告诉甘露，狼来了。真是变态。

「没关系的，我们一起想办法。」我无力地安慰着她。

甘露脸色苍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吴笛。」

我站起来：「去上次那个地方吹吹风吧，我带你去过的堤坝。」

来到堤坝后，我又看见了那台 SUV。我无语了，这家伙就不能花钱开个房吗？

法拉利的座舱太狭窄，我熄灭车灯，艰难转身。

我说：「记得我上次说的话吗？」

昏暗的灯光下，她的侧脸被一缕鬓发挡住，我替她拨开头发：「你很不开心，我能看出来。」

她挤出笑容：「这回让你看笑话了。」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将她揽入怀中，轻声说：「没关系的，哭出来吧。」

她哭泣着，我紧紧抱住她的头。她的眼泪积攒了太久，像大坝决堤。

过了一阵，她重新抬起头，妆都花了。

我伸出手指，刮去她脸上的眼影：「你脸上脏了。」

她勾起嘴角，这一刻似曾相识。我说：「别害怕，有我呢。」

她昂着下巴，三十岁的女人，眼神干净得像一头受伤的小鹿。

她哭着说：「为了我这种女人，不值得的。」

我抚去她的泪水：「你救过我一次，现在轮到我了。」

门窗紧闭，车内的空气悄悄升温。

我低下头，吻住她冰冷的唇，右手扶上她的腰肢。

她头发丝垂在我的脸上，痒痒的。

敞篷缓慢打开，漫天星光黯淡。

我的怀中，一个世界在颤抖。

我下定决心，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也要保护这个女人。

第二天，甘露没有来公司。

她的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打车来到山河庄，她的室友说，她一大早就带着行李走了。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女人有些惊讶，「你俩不是打得火热吗？她没有告诉你？」

我的声音发涩：「你知道她为什么走吗？」

我扫视别墅内部的摆设，楼梯上挂着一排莫奈的画，金色的麦田。

我仿佛还能嗅到她存在过的气息，那股柑橘香气。

「我不知道。」女人说，「她在我这刚待了两个月，也许是王……那个人找上来了。」

是啊，我早该想到。那人手段通天，她害怕连累我，所以不辞而别。

我站起：「如果有她的消息，请你联系我。」

我知道，也许我再也不能见到她了。

后记：

「请大家点开二十号购物车，我们又准备了一千份货。手慢无！」

「大家加把劲，这一把我们一定要赢！」

.....

一路经过走廊，每个格子间都坐着卖力吆喝的主播。

几个员工看见我，连忙放下咖啡杯。我点点头，让他们继续工作。

如今的金浪已是业界顶级的主播经纪公司，远胜破产前的规模，旗下的主播粉丝总量已超过一亿。

来到办公室，助理递上今天的工作安排。

我回头看一眼，墙上挂着一张照片——女人站在法拉利面前，高举棒球棍。

我看得出了神。

「下午长沙有一场活动，我已经订好十二点的机票了。」

我接过文件，抬起头：「还有那个呢？」

助理掏出手机：「酒吧街在解放西路，已经在最火的几个场子订好卡座了，直接报电话尾号和名字就行。」

离开公司前，我听见休息区的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吗？他可是个大玩家，每去一座城市，就要把当地的酒吧玩个遍。」

长沙的工作结束后，我来到一家名叫「十二兽」的酒吧。

暖场时间，几个 dancer 上台，啦啦队员打扮。

昏暗的灯光下，我仔细观察着她们每一个人。

我移开目光，看向周围的卡座。在离我三张桌子的位置，一个 JK 打扮的 dancer 正在站着陪酒，侧脸被头发挡住，露出精致的下巴。

这时候，她忽然回过头看了一眼，往后台走去。

我愣住了。

我立马站起来，推开人群，往她那边走去。

我一路跟着她来到后台，工作人员向我投来吃惊的目光，一个保安拉住我的胳膊。

人来人往，不见了。

如果你在某个城市的酒吧看见甘露，一个身材高挑，脸上长着梨窝，喝起酒来像不要命的 dancer——

她爱用的香水里有股柑橘味。

如果她和你聊起尼采和他的太阳。

请告诉我，她在哪儿。

- 完 -

□ Siren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